

新式
標點
談

瀛

錄

杜就田署



涉洋管見目錄

泰西不遠中土說

中西俗尚相反說

火輪船不足恃說

呂宋烟亦耗財說

天主教窮源論

鴉片烟探本論

蘇彝士河記

鉢碎驛記

火山記

談瀛錄

目錄

潘比阿古城記

火輪車記

大教堂記

義法道中山行記

瑞士能湖山記

賽魚大會場記

天士河記

葡萄牙山城記

大西洋登山記



3 2173 7763 3

序

人之有經濟者，未必有文章，有文章者，未必有經濟，有經濟有文章，則又未必有閱歷。蓋有經濟而無文章，彼負管樂之具，蓄良平之謀，良法美意，充溢心胸，考厥生平，未嘗著述，幸而乘時得志，旂常鐘鼎，勳業昭然，無庸以空文自見也。不然，懷才不遇，或且泯沒而無聞矣。此不可兼有者一。若有文章而無經濟，往往抗談時事，議論朝章，希君上之寵榮，恃庸流之歎賞，甚至建萬言策，作千秋想，豈知痛哭流涕，不必抱治安之謨，疏證通明，未必具忠清之略。坐論可起行不可，夫亦何貴乎立言之不朽哉！此不能兼有者一。抑有經濟文章而無閱歷，將必執臆度之私見，信虛論於傳聞，謂性情不甚相遠，欲以王道化之，荒遠在所必無，胥以謬言斥之，宜夫終身爲境所囿而不知也。至於圖富強而效法，求便利而取資，舍本逐末，失實務名，閉門造車，不能出而合轍，夫顧非經躬親目擊之咎耶？此不能兼有者又一。翔甫袁先生，固統經濟文章，而兼有者也。從游環海，周涉列邦，遇一山一水一物，一名無不悉心稽考，極意搜求，乘攬勝之餘，具軼羣之識，極摹寫探問之能事，蒼萃而成書，顏曰涉洋管見，知不作尋常紀述觀也。而特惜夫如先生者，亦僅僅一儒生，一末吏，彼蒼蒼者天，阨人已甚，不使之建功立業，而但使之立說著書以成名也，悲夫！——光緒十年甲申春二月世再姪同里陳衍昌拜序。

涉洋管見

錢塘 袁祖志翔甫

泰西不逮中土說

今人之規時世以立說者，鮮不抑中土而崇泰西，幾欲事事取法，不惜舍己從人，抑知其事有足取者，亦有不足取者，有極足法者，亦有極不足法者。其較勝中土之事，人盡能知，姑不具論，特舉其遠不逮夫中土者，昌言之，以彰夫優劣，以考夫得失焉。以天時而論，中土四時咸備，氣候均調，泰西則寒暑不時，冬夏亂序，有自古迄今，霜雪不降之處，該處之人，畢生不識六出花爲何物，亦卽有常年積雪不消之處，其爲寒沍，如何可當有雨水極多之處，或日日淋漓，或時雨時止，亦卽有雨水不降之處，或三年一雨，或五年一雨，或十數年一雨，其地大率不毛，有入冬多霧之處，或覲面彼此不覩，行則揚聲，以防相撞，止則不得其門，往往誤扣柴扉，故英

談 瀛 錄

人有避霧之舉，亦猶夏日避暑者然。至歷數雖亦尋求，然計日而不計月，以致月之盈虧毫無定準，亦屬缺陷。以地理而論，中土江海拱環，湖山秀麗，泰西則越海數重，憑洋萬派，或偏在一洲之地，而絕少人蹤，或空踞萬里之區，而大類人力，或壤地褊小，強敵比隣，或屬地迢遙，越國鄙遠，安謐難期，久遠爭戰，實屬堪虞。以人事而論，中土首重倫常，次隆仁義，泰西則子不養父，臣玩其君，妻貴於夫，三綱淪矣。因夫婦之道不修，故婚姻之禮遂廢，女年二十有一，便縱其任意擇夫，儘有嚙擇方配之人，不以先姦後娶爲恥，青年碧玉到處求雄，皓首孤孀，憐堪招偶，風俗之壞，一至於斯，較之曾子不入之朝歌，墨子迴車之勝母，殆又甚焉。此三大端也。若以字紙拭囊穢，以上巾拭下體，猶其小焉者，其他以言乎禮樂，則天子之居與齊民等，不過規模累大而無森嚴堂陛

之象。君主之容，與君后之象，一任市肆懸以待沽，民間作爲玩具，尊卑之分泯矣。八音但有絲革木，而無石竹匏土律呂之調，雖矣以言乎服御，則除土耳其一國，被服離奇外，其餘各國相同，毫無分別。尊卑一式，貴賤難分，夏無紗葛之適體，冬鮮裘絮之章身，但有車馬之勢，而無鑑輿之適。婦女裙長七尺，徒掃垢塵，帳幃高懸一丈，難拒蚊蚋以言乎飲食，則無分冬夏，均啜冷水涼醪，不解烹庖，但識牛脂羊肋，傳餐無幾，徒勞器具之繁，式食庶其不勝僕從之瘁，羹湯絕少，珍錯全無焉。以言乎政治，則暴征苛斂，亘古罕聞，竟有按照物價所值，如數輸納，或查得偷漏，則遞加十倍百倍，以示懲罰。或有地稅，或有丁稅，或有身稅，或有屋稅，或有招牌稅，煩重極矣。取之不厭，民何以堪？又復尊尙邪教，任其橫行，竭民脂膏，啓造禮拜堂，以有用之錢，置之無用之地，殊堪駭異。至於律不載懲姦之條，妻可以置妾控夫，尤爲可笑。此外則倒置失宜者，囹圄之反爲天堂也，居大不易者，食用之貴如珍寶也。五倫不修，而五穀不備也，百藥

不詳，而百草無香也。由此類推，更僕難數。惟上下一心，戎卒百練，器械精良，道路整潔，自屬差強人意。以余觀之，則別有所取，厥爲二端：一則朝廷不用極刑，深合古聖王不忍之心；一則民間絕少毆冒之事，所謂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者，邈矣此風，不期於海外遇之也。

中西俗尙相反說

泰西風俗與中土較之，有從同者，有略異者，相去數萬里之遠，原不足怪，乃竟有大相反背者。約略舉之，雖不悉備，亦可俾識高千古之人品，其得失焉。如中土尙左，泰西則尙右；中土男貴於女，泰西則女重於男。中土一男可以兼妻妾數人，至數十人不等，女子只事一夫，泰西則一女可以適數人，而男子不得兼妻妾，雖君主亦然。中土男女婚嫁，悉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泰西則自二十一歲爲始，男女自主之中，土所重重門洞開，四窗八達，泰西則有戶必閉，有門必掩。中土每值坐餐，

必寬禮服，以爲適意。泰西則必整禮服，乃可大宴。家常亦然。中土服勞奉養，妾婦之道。泰西則執役指揮，夫男聽命。中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內言不出于閫，外言不入于閫，故婦女以謹守閨門，不出戶庭爲美德。泰西則婦女專務出游，裙釵徧乎街市，巾幗雜于舟車，夫男不得禁其出戶，違者控官繫獄。中土男女授受不親，泰西則男女握手爲敬。中土以唇吻相承爲狎讌，泰西則以口吻僂親爲敬禮。中土以字紙爲最重，到處勸人敬惜。泰西以字紙爲最賤，大便皆以拭穢。中土戒飲涼水，以防壞腹。泰西務飲冷水，以爲除熱。中土酒必溫而飲之。泰西則皆冷以嘗之。中土進食，殺饌居前，羹湯居後。泰西則先之以湯，繼之以饌。中土貴山珍海錯，而賤魚肉。泰西則崇尚魚肉，而棄置山珍海錯。中土以牛爲耕種之需，而戒食其肉。泰西則專食其肉，而以馬耕種。中土婦女衣必蔽體，最恥袒露。泰西婦女則上露乳臂，下不著褲。中土男女有別，不同梳櫛。泰西則男婦澡浴同盤，便溺同廁。中土饋面之器，不以濯足，浣手之巾，不

以拭膝。泰西則饋面濯足，同此一器，拭唇浣體，卽此一巾。中土食則不言，多言爲人所笑。泰西食時必言，不言則疑爲有疾。中土君貴民賤，鬻與不輕出宮，出必警蹕。泰西則君與民服御不分，時時輕車入市，或戲園。中土狀師許訟，例有明禁。泰西則狀師極尊，訟必索費，明目張膽，權重于官。中土圜牆極苦，坐臥不安。泰西則獄狴極佳，勝于家室。中土非有重罪，不得戮尸。泰西則因病致死，必將尸剖。中土身無長物，乃爲乞丐。泰西則必持一物，乃可乞錢。中土年少者不蓄鬚髯，必壯盛乃不薙。除泰西則弱冠必有鬚髯，及壯盛乃反薙。薙中土婦女必無鬚髯。泰西則婦女恆多髯，滿面。中土以整冠爲敬，脫帽爲不恭。泰西以脫帽爲敬，整冠爲不恭。中土人以手代算，屈指計數。泰西則以伸指計數。中土以刀削物也，其刃必向外。泰西之削物，其刃必向內。中土主人宴客，禮居末座。泰西則主居首位，待客反次之。其他以次而降。中土主人宴客，主婦深居避面，不與客晤。泰西則主人宴客，必主婦出陪，且須挽上客之手，把臂入席。

及離席時亦然。中土主客相晤，未序寒暄，先叩姓字籍里。泰西則儘管交談，不通姓氏，或因話談契合，乃互以名刺相易。中土師教嚴，則威以夏楚；泰西則專尚寬，師弟不啻友朋，從無疾言遽色。中土少年子弟，最忌游嬉，泰西且縱令徵逐，放學之期極寬。中土層樓以極上爲尊，泰西則以極高爲賤，凡四層五層以上之樓房，皆婢僕輩所居。中土婦女之髮，取其光澤，取其純熟，色則重黑，泰西則取其拳曲，取其披蔽，色則重黃。中土婦女指爪，以尖長爲貴，泰西則務剪去其甲，以如椎爲佳。中土凶禮乃尙白，而吉禮則尙紅；泰西則吉禮反尙白，而凶禮專尙元。中土既餐，乃拭手而泰西則未餐先拭手。面中土以白色爲賤服，寫素服，泰西則以白色爲貴服，爲吉服。中土婦人被入平視評論，以爲恥辱，泰西則任人審睇端詳，以爲榮幸。中土朝廷，務以薄賦輕征爲貴，泰西則以不暴征苛斂爲嫌。中土殷實之戶，庫藏務侈豐盈，泰西則富厚人家，銀錢盡寄他所。中土婦女以袒裸爲嫌，男子則否；泰西則男子以袒裸爲嫌，婦女則否。由

此類推，何可勝數？所最可駭者，中土父慈子孝，誼篤天倫，泰西則父不恤其子，子不養其父，旣冠而往，視同路人。中土女慕貞潔，婦重節操，泰西則姦淫無禁，帷薄不脩，人盡可夫，稱皆雜亂。噫嘻，風俗之相反，至于如此其極，亦烏足以立於人世也耶？

火輪船不足恃說

且自剝木爲舟以來，涉川之利，一迄于今。迨泰西製火輪以代帆楫，不藉風之力，不顧流之逆，而瞬息千里，捷于奔馬，利轉輸，便師旅，盡美盡善，蔑以加矣。不知此法先始于中土，蓋漢代祖冲實創其制，以其有利而不能無害也，故其法不久即廢。西人矜其智力，精益求精，一國倡之，各國倣之，以至目下，周國之富強，數船以對。中土亦遂轉而師之，設廠製造，不遺餘力。噫嘻，以言乎轉輸，以言乎行旅，誠便捷而快意，奚必待乘長風，乃可破萬里浪哉？此其船之可恃者也。若用以資軍旅，則千里數千里之地，亦屬得力。若萬里數萬里，或十數萬

里，則大不足恃，此其故，人不知之。西人既利其船，又利夫人之不知其不足恃也，而其計乃大得，而其謀乃無不遂。余既親循地球，由亞細亞洲至歐羅巴洲，徧歷各國，又由阿非利加洲至南阿墨利加洲，繞游北阿墨利加洲，五洲已徧，因規其全局，各洲相距，皆在數萬里外，而以至中土爲較遠，即以歐洲各國而論，越地中海，紅海，印度洋，始抵南洋，以火輪之捷，尙須四十日之期，此四十日中所需之煤炭，所需之餼糧，該船雖大，不堪載足也。或距三四日之程，而泊一馬頭焉，或距七八日之程，而泊一馬頭焉。極遠之程，以十日計，未堪再展其泊也。非息人力也，非息船力也，爲煤炭計，爲餼糧計，無以接濟之，則船不能行，而人且枵腹也。試問舟雖極堅，而或不能行，則堅亦何益？兵雖極強，而或且枵腹，則強於何有？西人憂之切而謀之深，故於由其國中，達我疆土之海道中，極力綢繆，悉心規畫，經數千里，必立一馬頭，預儲煤炭餼糧等物，尅期以待，船一停輪，便即裝載，三時之久，滿載而行，節節如是，不敢疏虞，中有綽綽一馬

頭，爲沙漠無人之境，亞丁一馬頭，爲亢旱不毛之區，錫蘭一馬頭，爲波濤極湧之岸，皆以人力墾治之，重兵扼守之，今則儼然巖疆重鎮。若近我中土之新加坡，西貢等處，則不煩人力，本屬經由扼要之道，所由視爲奇貨，踞爲口岸，二十餘年，知進而不知退，至于如此，殊不知即費如此人力，於其所經行之地，而既已越國鄙遠，深入我疆，即我堅壁清野，不與之戰，已足困乏，蓋曠日持久，彼自疲於奔命，瘁於轉輸，勢必支持之不暇，安敢鹵莽以爭鋒？倘使我以強兵阻其歸路，斷其接濟，而以弱卒誘之深入，將不浹旬而煤炭絕，不再旬而兵食罄，則彼兵雖強，更何從逞其強？彼舟雖速，亦何從逞其速？當是時也，縱曰船堅礮利，不過成爲礮臺一座而已。礮臺孤立於水中，其藥盡彈竭，可立而待，然則火輪船之不足恃，不旣昭然若揭也耶？與言及此，實足以寒其心，而破其膽，而彼乃亦有恃而無恐者，則以藐視外人之未能悉其就理故也。余旣窺見陰微，自當昌言于衆，俾知彼兵之強，彼礮之利，如鞭之長不及馬腹，特以火輪

船故敢逞志于我中土耳。火輪船乃大不足恃如此，則亦烏足懼哉？則亦烏足懼哉？會見其敎兵自固，閉關不出之日，固可翹足而待之也。

呂宋煙亦耗財說

自歷泰西而嘆呂宋煙之耗財實甚焉！考呂宋煙，卽中土淡巴菰之類，但一則捲而吸之，一則筒而吸之，爲小異耳。以其產自呂宋，故中土人名之曰呂宋煙。又因泰西呼爲「夕蓋」二音，遂譯作「雪茄」二字。年來中土亦遂盛行，蓋從事洋務者，雖官場亦津津嘗之，然每枝貴者二三十文，賤者數文不等。既已親入各國都郡，始知此物稅則極重，各口關津稽查嚴密，甚于鴉片偷漏，科罰亦極重。大率每百枝一箱，價值不過一二元者，而征稅須至三四元。惟每人例準隨帶自吸之煙，以五十枝爲限制，逾數乃以偷稅論。以其稅則之重也，市價遂因之大昂，竟有貴至半元一枝者。極賤之貨，亦須二三十文一枝。而西人不分貴賤，莫不呼吸卽以日

食四枝最少之數爲之核計，每人每日貴則已需二元，賤則亦需百文矣。較之中土人之吸食鴉片者，又何以異？故鴉片煙爲耗財之物，呂宋煙亦不得不爲耗財之物。然耗財之處，在是生財之道亦在是。初惟呂宋獨產之，近則大西洋一帶，延及美國，無處不以種植爲務，如耕稼然，不遺餘力。卽招人從事捲煙者，數至十有餘萬，一人可得工資洋五十元，舉此一端，亦可想見其盛焉。彼該國者務縱鴉片煙流入中土，耗我民財而不顧呂宋煙之入彼境中，耗其民財，豈非以呂宋煙但耗民財，而不至傷民力乎？既不至傷民力，似又與淡巴菰等，而不得與鴉片煙例。然後知鴉片煙而不致弱夫民也，自何妨視同淡巴菰，而不申禁令？從可知呂宋煙而或致弱其民也，勢必將視同鴉片煙，而力圖杜絕，此固彰明較著之理，夫豈不知夫耗財實甚哉？

天主教窮源論

竊以華夏往故之時，去聖人之世未遠，尙且邪說

橫行異端叢起，則開闢在中士數千年後，從未經聖人蒞止之區，亦何怪其專逞邪說，競奉異端，執迷不悟，罔知其非。如泰西所奉之天主教，天主教視耶穌如聖人，彼不知聖人，卽以耶穌爲聖人，亦固其宜。其立意勸人去惡從善，亦猶是中士奉聖人之教者，相率戒人之意，充其量，原不足語夫聖道，推其心，似猶不悖乎聖道。無如奉行之人，積久弊生，變本加厲，種種悖謬，大害生靈，延至今日，抑且蔓延及於中士，噫嘻！此固往古聖人所能逆料於先幾，而不能遏止於後世者也。說者謂中士亦嘗有異教流行，與民雜處，如同回教者，夫固歷年數千，徧滿寰宇，而顧安之若素，不干禁令者，何耶？則語之曰：「彼但自奉其教，無強他人入其教中之事也，且彼教之異于中士者，亦不過不食豕肉耳，其三綱五常則一也。」況此數千百年中，惟有出彼教入我教之人，從無出我教入彼教之事，夫固昭昭在人耳目間焉。彼天主教，倘亦猶是，則中士之大夫，亦何所不容？君恩之寬，夫亦何關禁令？無如其暗昧不明，蠱惑罔忌，有一網打

盡之心，無一時或息之意。彼西人者，固惟利是圖者也。試問倘無利益，倘無大利，彼亦何憚數重洋之跋涉，數萬里之奔波，通都大邑，僻壤窮鄉，無所不至，無人不知，無所不曉，須知有利於彼，必有害於此，彼專其利，此蒙其害，日深一日，伊於胡底？說者又謂：「彼之所利，實不見聞，此之受害，似亦無據。」雖彼誘此，投日見其衆，然並無謀爲不軌，叛逆不道之迹，何不可與回教視同一例，包容於天覆地載之中？則語之曰：「彼廢祭享，滅人倫，亂閭閻，污名節，卽此二端，傷我古風，敗我民俗，有甚于洪水之橫流，禽獸之食人者矣。況加以祖歸教之人，素國家之法，在彼之用意，不過藉以惑衆人之心，招衆人之迹，而竊徒匪類，每至託其宇下，賴以潛身。故彼教歸心之輩，大率皆我觥朝法之徒，平心而論，亦當自作，而反訝我民人之不盡相從，惱我國家之下爲推闡，夫亦不怨之甚，不胡之甚，亦卽不仁之甚，不智之甚矣。」按此事，法蘭西一國實主持之，故與各國立約，罔不首載簡書，及親歷令。義大利都城，卽古羅馬，國舊治，始知教

王實居其地。當日極盛之時，教王權在諸國君主之上，一切政令，可以專之。諸國君主之朝覲教王也，膝行匍匐，莫敢仰視。有許其進至膝前一嗅足趾者，榮逾袞冕。或令某國征伐某國，某邦襲滅某邦，皆一遵指揮，無敢拒命。義大利君主某，不善其所爲，某歲率師征之，力戰大勝，遂與教王約，但令專以行教爲務，不得干預地方政事。其所居宮室，巍煥恢宏，各國王宮莫之與京。既盡奪其政權，並將其宮室大半入官，僅以二千餘間付之聽其棲止。至令該教王閉戶默居，將教事悉付二大臣主之。蓋以頓失重權爲愧也。義主亦遂遷都於其地，以逼臨之。羅馬去法蘭西界，尙數千里，不解法之君主，何以專意崇奉，至于如此其極？若英吉利者，亦曾不善其教，特別立一耶穌教名目，俾其民信奉，亦不強他人之入其教，洵屬卓有見地。至今信從者半，不信從而仍入天主教者亦半。及歷法境，察其國中，固以天主教爲首務，教堂之崇煥衆多，亦可與羅馬相埒。然其民人亦多有不在教中，不善其教中之所爲者。然後知彼教今且

大衰，不及當日之盛。今日之信奉者，僅法蘭西一國，他國實不相關。況法國亦儘有不願信從之人，故專務行于土耳。倘與之立約，只許任人信從，不得以人招誘，依然祭祖祀宗，絕止臨婚蒞死，則與耶穌教希臘教又何以異？我國家亦何不可視同回教，而曲意相容？我良民亦何至視同仇讎，而羣相痛恨？然而彼教必不能也，必不能，則其心實不可問，而其迹實有可疑也。必也其別我民人之入其教者，立爲教籍名目，祇准終身爲民，不許應試入官，示不得與齊民齒，其亦分涇渭之一善法，而不致資其藉口焉？則其教雖行，而我良民定不致受其惑而罹其害矣。貶異端卽以崇國體，所冀秉國之鈞者，熟思而審處之，毋貽萬世之悔焉可耳！

鴉片烟探本論

鴉片烟之流入中華也，百有餘年矣。耗我中華之財，弱我中華之民，其爲禍也甚烈。我中華以其來自外洋，遂呼之爲洋烟。以英吉利實專其利，遂疑爲產自英

國及抵英境，則徧地桑麻禾黍，絕無所謂種植罌粟者；即歷游各國，亦莫不然。並查得各國關津定章，嚴查此物，不准入口，違則科以重罰。惟醫者或用其膏，攪藥水中，奉官允准，然稅則亦重，且禁其不得以膏售人。究其產自何方，則惟有南洋之印度一區，實專務種植之地也。印度距中華一萬餘里，距英境二萬餘里，英人利其地，不憚越國鄙遠，遣兵踞而有之，任令以罌粟爲務，而惡其大害民生也，嚴申厲禁，不准入口，又貪其可裕國用也，令於收穫之後，盡數售與英廷，由官再售之於商，縱使來華，不准民間私相貿易。聞印度土人初售之價，每箱不過八十餘元，乃經官經商一再加價，及至中華陡增數倍。噫，其但求專利於己，不顧貽害於人，靜言思之，忍莫忍於此矣。亦酷莫酷於此矣。乃不期天心悔禍，理漸循環，遂致中華亦產此物，如雲貴川陝江浙各省地方，種植頗旺，利倍桑麻，而印度之販來者，其數反覺積漸短少，亦猶茶葉一項，向惟中華專其利益，近則印度所產亦漸繁多，而中華所產頗形滯銷之故，更不期

天牖其衷，英國仕商中人，大有憫其爲害之意。年來忽立禁烟之會，將圖不准種植，不准販賣，會中人數日漸衆，多會中議論日增，聞發難事之舉，行驟難期，諸旦夕而既有此挽回之機，自是生民之幸。所異者，此百數十年以來，他國禁民吸食，拒絕入口，乾人亦遂聽之。中華懼民吸食，拒絕入口，英人獨不聽從，且與師焉。似此歧視邦交，何以成爲與國？亦既引爲與國，便當反其所爲，不然，則亦何足以稱雄泰西，忝居諸國之首耶？使我中華執此一詞，向之致詰，照會各國，公定是非，恐彼英人斷難強詞奪理，而以曲爲直也。不必張百萬之師，自己箝其口，而奪其氣，所爲折衝於樽俎之間者，不猶是耶？倘其置若罔聞，付之不答，則情虛理絀，已有明徵，既無以示諸國公平之概，即無以立其國於天地之間。其國雖強，其心已弱，敗亡之日，可立而待。抑又有說者，使中華縱民種植，寬民課稅，俾客貨不敵土貨之多，洋產不及華產之賤，斯時也，使彼欲居奇而勢有不能欲減價而理又不可，則來源因滯而便塞，財力遂阻而不流。

亦未始非補偏救弊之一法。蓋民力則同，一弱於內，而財力則不致漏於外，然非識高千古，灼知百世者，見不及此也。既不能聲罪致討，大張撻伐之威，又不能執理力爭，令其無詞以答，更不能弛禁導植，礙其貧遷之途，而徒日事姑容，聽其獲利，且復逞加稅之謀，以自困其民力，申種植之禁，以廣彼之銷途，其遼大愚，而其計亦左矣！況當此天心悔禍，天牖其衷之際，顧仍不加以人力，極圖杜絕之謀，而欲令其自消自滅，自抵於廓清之世，不亦大負我國家數百年養士之深恩，而貽後世億萬人無窮之隱痛也？耶余既躬歷其境，窺見隱微，合當陳之廣衆，播徧寰區，聊當芻蕘，藉期採擇，冀盡人事，以合天心，非敢效橫議而邀虛譽，世之覽者，其亦有感於斯言？

蘇彝士河記

蘇彝士河，亦名蘇愛斯，亦名新開河，地當亞細亞阿非利加相聯屬處，屬埃及國。法人勒色布斯創鑿爲

河，以通舟楫，謂自亞細亞至歐羅巴，可省却水程二萬餘里。此二萬餘里中，即輪舟捷速，亦須歷二十餘日，乃可由彼達此。既有此河，不過兩日之期，時日之相較也，速風濤之可虞也，免石炭之可省也，多厥功實無既極，聞其經費之浩大，雖中有兩湖，一爲延莫薩湖，一爲鹽湖，因勢利導，然已耗金錢數百餘萬矣。又聞當河之未開也，濱河一帶，往往十餘年不得一雨，河成後，雨水稍密，惟河道甚狹，僅容一舟，有來舟相遇時，須於寬處暫停以讓，故開英國現有另濬一河之議，河水深三丈，雖極重之舟，亦可行駛。惟河中定章，不得任意趲行，務當緩緩展輪，以免水勢激盪，致損河岸，故雖三百餘里，必兩日乃得出口。至其修撈河道之工，則固常年不能間斷，惟恐淤淺致礙。按此河之工役，爲法人首創，以其地屬埃及，遂乃兩國共主之，繼以英人大助經費，遂又三國共主之。今則取道此河者，每噸貨須納洋銀二元，每客亦納二元，以助經費，其款隱加于船價貨價中，是收利之溥，又未可限量。然則觀于此河，固不得不服其謀深慮

遠有志竟成焉是烏可以不記？

鉢碎驛記

新開河成，而鉢碎驛興，緣舟楫往來，必須停泊于此故也。其地本屬沙漠，既無草木，遂無居人。今則日易狀而月改觀，百貨雲屯，儼成市肆。舟中所需石炭之屬，屯積岸者爲數尤不可勝計。海次煤舟羅列成行，蓋去此南則須抵亞丁，北則須抵義大利之拿波利，方有馬頭，迢迢九千餘里中，恃此作接濟計，所由視爲要隘焉。夫以沙漠無人煙之境，不數年間，竟聚集人民至萬餘之多，雖曰利之所在，人爭趨之，然不有人力，地利何有？故履其地者，莫不歎歎慨歎，而歸美于鑿河者之厥功殊偉焉。至其地譯稱鉢碎驛，又譯爲波利塞，蓋字音約略云。

火山記

自越印度洋，即聞客言火山狀，姑妄聽之。迄度紅

錄

海過地中，海將膠義大利境，又有客指前途山巔之烟縷縷者曰：「此卽火山也。」初以爲山皆出雲，無足異焉，仍姑妄聽之。及抵拿波利，舍舟登陸，假寓客舍，舍樓四重，左瞰火山，如在睫下。細審之，有雲一縷，自山巔出入，夜則上爲雲，下爲火色，熊熊然，光耀駭目。越日，乘車直詣山下，車本駕兩馬，至是又增一馬，迤邐盤旋，不知幾十百折，始達山腰。其地闌以木柵，有人盤詰，由此再登，直至機器室外，下車入室，少憩，便乘機車，車式斜立，座分三層，可容十二人，吹號二次，機器展動，車自緣鐵索而上，山形壁立，而循軌極穩，約兩刻許，造巔，車止，又以肩輿昇行碎沙中，輿人持杖助力，防失足也。既至絕頂，舍輿徒步，距出火處三丈許，乃止足焉。但見濃烟從窟中出，直冲霄漢，且時作轟隆聲，於烟中湧出紛紛紅片，大小不一，落地便作黑色，似煤非煤，似石非石，及其熱時，投以銅錢，尙能含入，蓋初猶軟，緩則堅也。立既久，覺熱氣甚盛，且洞口土石色若硫磺，隙隙雜出烟焰，凜乎其不可久留也。俯視山趾，則大海當其前，民居環其

下，車軌一道，細若羊腸，搖搖然若懸旌。吾不異夫山之
高，路之峻，特異夫不勞而陟，如履平地，則斯人之巧思
奇製，誠卓絕乎千古，而非前人所意想得到也。山之東
又一峯，亦有焦灼痕，據引導人云：「火本從彼處出，繼
彼塞此通，正不知幾何年。」又云：「前二十年，即月豐
八九年前，此山曾湧瀉一次，如冶鑪中傾出鐵汁者然，所
過房屋人畜，以及草木，皆蕩然無存，至今形迹宛在。」
因由窟前察之，尚作黃色，以下則或紫或黑，堅者如石，
散者如土，仍爲波濤旋渦狀，散漫而下，直至山前數十
里之遠，歷歷可指。緣是處至今，仍未生有草木，故也。又
云：「二千年前，亦曾湧瀉一次，則全境成墟，人民無一
免者。」噫，爲禍之烈，至于如此，又豈洞若觀火者所能
料及哉！山腰以下，草木蓬蓬然，果實離離然，沿山至海，
則禾黍芄芄然，人民擾擾然，人言山無水，則不能滋生，
故不毛之童山，形皆濯濯，以其下無泉故也。苦此山有
火，乃亦能滋生，可見水火皆能生物，其理之精微處，格
致家定能詳究之，吾不敢贅。游事既畢，循徑下山，則已

六街燈火，此入不夜之城矣。抵寓篝燈，泚筆記此，以識
奇觀焉。

潘比阿古城記

相傳海外立國最古者，莫如羅馬，謂與中華不相
上下，然莫可考也。百餘年前，義大利舊都拿波利地方，
火山之南，有人掘地及泉，忽觀城郭屋舍狀，駭焉相率
搜掘，愈覓愈廣，迄今已顯露街市若干區，室廬若干椽，
廟宇衙署，貨肆浴池，無不有焉。其牆垣塗飾處，彩色依
然，國家派兵士監守，不得擅動，而將所獲之器，若銅若
鐵，若瓦若石，皆分別洗滌收藏，一室並刊刻成書，描摹
入畫，以供人玩。審其款識，則固羅馬國故物也。因考得
二千年前，火山忽然吐餒，噴注南山之下，慘將全境城
郭人民，埋沒地中，有室廬完好而人尸則僵如鐵石者，
今猶存男女若干軀，盛以琉璃匣，任人縱觀。其他燭骸
及各種禽獸之骨殖，藏置室中，不計其數。至于珍異之
物，聞有某國願以銀千萬易其半去，以作賞玩，而該國

不願也。今歲皆送往荷蘭國養珍會，誠可稱爲希世之寶焉。余既登山，復從引導人至此城，由城而市而衢而廛，四通八達，罔不周歷。噫，此真人間一大骨董，惜不能攜向瀛洲一沽善價，相與歎歎者久之。因思中國十八省，加以口外新疆之地，幅員遼廣，遠邁前古，其間埋藏地下者，豈乏數千年前古城古物，特無人窮搜而力究之，即偶得一二，亦必祕藏私有，國家不得與聞，因之沉淪不顯，淹沒無聞，殆未可以勝計。使效法乎此城，啓之沉淵，升諸白晝，一任後之人履井垣而追思，撫梧楸而感慕，亦何至有幸不幸之分耶？然則斯游也，吾不幸睹古人所用之古物，而大幸入古人所居之古室，故留連戶牖，于庭階，殊有依依不忍去之意云。

火輪車記

舟以行水，車以行陸，舟旣可以火輪取捷，車亦何不可以火輪取捷？泰西久已創行，往年曾于中國上海地方，小試其端，咸稱精絕。其時沈文肅公力持不可，故

未一載，即毀去。今乘輪舟從海至義大利之拿波利都城，舍舟親試其車。厥製機器，一車六輪，架之石炭一車，四輪，架之二車當前牽引，此後各車聯屬，可積至數十輛之多。客車分上中下三等，貨車少異其式。至于牛羊騾馬之車，瓦木土石之車，各式不一。機車旣行，衆車隨之，其迅速如箭之離弦，鳥之展翼，耳中但聞風聲而已。竭一日之力，可千徐里，亦有日夜長行者，每穿山洞而過，雖晝如夜。然當將入洞口時，則已倏忽燃燈，蓋以電氣行火，徧及各車之中也。車道所經之處，節節置人守卡，手掌白綠紅三色之旗，屆時分別展颺，以示駕車之人。若軌道無礙，則以白旗示，駕者於一二里外瞭見，即駛車暢行，無所顧忌。或軌道小損，急修未竣，則以綠旗示車，遂緩行，聊作停頓以待之。倘軌道大損，或突被急流沖沒，整理須時，則以紅旗示車，遂勒止不前。如有搭客在站次守候，亦以紅旗示，俾止而登焉。入夜則以色燈代旗，其防備之周至如此。又沿途更換機車，煤車亦按時整備以俟，無或稽遲。車中可坐可臥，可以促膝談

心，可以當窗遠眺，頗不寂寞，至足怡情。較之輪舟，既無風濤之險，遂無眩暈之憂。且同一不翼而飛，不脛而馳，人則逸而不勞，期則速而不淹，雖起古人於九原，亦當驚爲奇絕。彼駒稱千里，僅一人騎耳。若此雖千萬人，無難立至焉。然則世所豔稱千金市駿者，視此瞠乎後矣。

大教堂記

噫！不至羅馬，烏知教堂他處雖大，此處尤大耶？不至羅馬，又烏知教堂此日猶衰，當日誠盛耶？羅馬一境，教堂林立，以教王向都於此故也。其中之極大者有二，傳爲耶穌二大門徒所立。二大門徒者，如釋迦之二大弟子文殊普賢然，歿後即各葬於堂下。其堂皆以白石及花石壘築而成，高至五六十丈，沖霄凌漢，莫之與京。楹柱之石有三人合抱者，石色更佳，或如瑪瑙，或如翡翠。壁則以各色碎石嵌磨，人物故事，直與繪畫無異。層層所履之地，亦嵌磨作各種錦毯花樣，正不知耗費幾千萬金錢，經歷幾百年時日，乃變成此巨觀。此二堂之

所同也。其少異者，一則門前恢廓，中矗砥柱，高數十丈，左右自來水亦噴湧作十數丈之高。堂左爲教王之宮，堂右有庫房，藏庀歷代教王之衣冠器皿，貴重無比。緣鑲嵌珍寶，皆希世無價之物。一則屢經兵燹，少毀復修，堂前已完好如初。堂後尙經營伊始，然開工已六十年，據云再六十年，或可竣工，其工費亦可想見。歷代教王皆留有畫像，一一摩嵌壁上，面目如生。又由石級千百盤旋，登至承塵之巔，仰視屋脊，尙高數丈，其間足容萬餘人，真可駭焉。其他各堂，或供耶穌臨刑所履之石階，或供耶穌當日澡身之浴盤，或陳所留足跡之石塊，或踞曾匿教徒之地窟，規模較隘，皆無足稱云。

義法道中山行記

自拿波利之至巴黎也，計程四千五百餘里，乘火車行，纔五日之期。中有朝發而夕至者，有朝發而不及夕即至者，沿途往往洞穿山腹，而過如長蛇蜿蜒入窟者。然一日之間，歷十數洞，或數十洞不等，有深至三十

里者。時或仰視山巔，鐵道橫空，儼同蜚杆。御者曰：「此峨峨者，吾車行將履焉。」未幾，俯視山腰，車軌依稀，如墜澗底。御者又曰：「彼迢迢者，吾車仍將度焉。」乃悟此車盤旋于萬山中，倏致人于青雲之上，倏致人于沉淵之下，而人坐於車中，不自知焉。至澗斷處，兩山相去或數丈，或數十丈，則以鐵橋聯屬之，車行其上，如萬馬奔騰，疾趨而過。斯時俛首下方，萬仞深潭，令人不寒而慄。及徑絕處，乃鑿石以通之。其始鑿也，山之腹若干人，山之背若干人，同日工作，計日而成。何日何時，當兩相遇，能剋期先以示人，及其竣事，不差毫黍，其測算之精也如此。噫嘻！吾不異夫山徑之奇險，與夫車道之曲折，獨異夫若而人者，任事之方，何其銳，成事之志，何其堅！而計事之期，又何其審！抑聞當山道未開，火車未行時，此數千里中，人蹤絕少，地亦荒蕪不治。今則禾黍盈疇，桑麻被野，村居屋舍，絡繹不斷，而人民之循此車道，貿易以圖食者，蓋又不可勝計。然則工雖費用雖繁，而獲益之處，固茫茫然其無津涯，亦綿綿兮其無窮期焉。彼拘

守繩墨不期遠大者，正未可同年而語耳。車行既止，乃援筆而爲之記。

瑞士能湖山記

當義大利法蘭西兩國之間，介有瑞士能者，固勝薛徕陽類也。國僅四省，在萬山中，沿山之趾，湖水聯屬，嵐光波影，風景絕佳。入其境者，如置身圖畫，令人作江南浙西想。四方游人，擔簦跋涉而來者，踵相接趾，相錯雖婦女亦然。以故山之層疊處，各有客邸，極山之巔，且爲樓五六重，高矗雲表，皆爲游人止息所。設食之地，可容坐百餘人，器具精良，飲饌豐腴，所以便夫游人者，無物不備。濟勝之具，得未曾有，儘可樂而忘返。任意流連焉。湖面遶闊，而迂遠約略，有數百里之遙。小艇往還，爲日不足，則有輪舟，繫于湖邊，以待游履之集。隨時渡登彼岸。舟中坐具亦精，食物亦美，無異居室者。然依山傍湖人家，各具幽趣，種花及垂釣，隨意所適。仰瞻山巔之游客，一一行雲霧中，或露或隱，依稀可指。山徑紆曲而

高峻。則有火車以省足力。車制與火山之機車不同。蓋一則以索引。一則以齒嚙。車輪之中。增一齒輪。其式少大。軌道之中。亦增一軌。爲梯級形。其陟也。火機一車。殿于後。機既鼓動。旁輪行車。齒輪則專嚙梯級。俾其可進而不可退。故車行極捷。而人坐殊安。其降也。火機一車。導于前。但緩其機。勒其齒。已沛然如流水之就下矣。機巧若此。夫豈他處游山所可得而有哉。至其湖山稱勝處。壯麗有餘。而秀媚不足。倘結巢而隱。吾無取焉。

賽魚大會場記

光緒九年。卽耶穌降生之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夏五月。英國舉行賽魚大會。羅致中外各國江湖河海所產之魚。及一切漁具。萃于一區。縱其人民。暨他國之人民。曠觀博覽。以資考究。覺當年魯桓公矢魚于棠。陳魚而觀。斷無此盛。誠創舉也。會所縱橫。約數十畝。建屋高深。宏敞迤邐。聯屬一國之物。區分一處。各從其國。張懸旗幟。逐物標名。秩然不紊。來觀者先於門外。各轡洋銀

二角五分。製給寸紙。持行無阻。其中之魚。巨如吞舟。小如斜芥。罔不咸備。凡宜蓄養者。或作溝池。或設盆盎。或以琉璃爲牆壁。注水其中。分別種類。排列蓄之。任其以游。以泳。俾人平視。水能自注自瀉。去濁易清。洵稱奇製。其不宜蓄養者。或塗以藥物。俾其不餒不腐。巨則豎立俎上。細則懸挂屏間。抑或浸以藥水。置於琉璃器中。鱗甲具全。與生者無異。又或剔去鱗肉。僅存骨殖。必全必合。令人審察。又或去其鱗骨。製爲乾臘。置器分售。令人品嘗。更以土若蠟。搏肖各種形質。雜列其中。真僞莫辨。仍復描繪爲圖。若影張諸壁。間檐下。窮形盡相。不失纖毫。非惟魚也。從其類而推之。如鼉。如鼈。如龜。如蛇。如蝦。如蟹。如蛤。如螺。一類可數十種。數百種。極之數千種。紛紜錯雜。目爲之眩。卽以魚爲食之鳥。若獸。千百其羣。多有不識名者。亦莫不羅列其中。並肖其食魚之狀焉。漁具則網罟之屬。不知凡幾。釣竿之屬。不知凡幾。簪簪之屬。不知凡幾。叉索之屬。不知凡幾。蓋一國且不止千百。其式合之數十國。自未可以揅指數。况又推及於雨笠

烟簍之類，巨筏小艇之儔，一一具陳，何堪限量？在觀者以爲美矣，備矣，蔑以加矣，而當事者猶以爲未也，則又取夫湖海巨浸捕魚之狀，河港細流取魚之形，或範以泥，或圖以紙，務極其能事以形容之，而漁翁漁婦老婆稚子之狀貌，又畢現矣。噫，以魚而論，天壤間一微物耳，以漁而論，人事中一末業耳，然充其類，至于如此之盛，設取寰宇一巨物，與夫人生一大業，以叢聚而矜張之，更不知其若何美觀？若何資益焉？聞是會也，當事者頗獲其利，且以半載爲期，而今甫三閱月，是其會事方興未艾，正不惟利萬民之觀瞻，資學者之考究已也。惟中土之產與具，僅集潮陽一郡者，非惟他省未具，即粵省亦不備，西人且以爲其中大有可取，余則深惜其無足動觀云。

天士河記

天士河一名巔迷士河，倫敦之勝景也。河互穿城垣而過，清流映帶，屈曲綿長，兩岸則綠樹參天，芳草匝

地，間有樓閣，皆富商巨紳納涼息靜之所。溯流而上，建舳重船之臨牖也，必集待數十，然後啓令叢聚於槽。俟下流之牖既閉，乃啓上流之牖，節節如是，其製極精。測其水勢之高下，相距幾及一丈，設無此重疊障水之法，則其流必時虞涸竭矣。雖嬉戲之務，其不吝工費也如此。河中游艇多，往來如織，男女雜選，三五成羣，率皆手自打槳，鳴橈，泛乎中流，容與蕩漾，致足樂也。沿流垂釣者，有人，團飲者，有人，舟中人亦皆停橈登岸，擇綠草如茵處，席地歡飲，履舄交錯，杯盤狼籍，亦既醉飽，則又乘輿鼓棹，爭先隨波上下，以相取樂。間有泛小火輪舟游乎其中者，舟內備核具，備團聚飲，水色山光，都歸眼底，更形暢適。所尤悅目者，婦女輩亦解操舟，翠袖紅裙，放浪于青溪綠水間，較之中土秦淮、虎邱、西子湖，平山堂別有一般樂趣。吾不異夫景之佳，境之幻，而獨異其國家之不惜帑金，縱人娛樂，至於如此。蓋陸地既築有海帕西，稱圖曰頓，利津、帕諸大園林，足以容千人萬人，鎮日嬉游笑傲，而又障此河流，豈成勝景，水嬉無禁，

競渡成風，深合與民同樂，與衆樂樂之意，宜乎生長是鄉者，熙熙皞皞，如春春臺，無貧富貴賤之分，而咸得生人之旨趣焉。然則觀于此河，亦可想見其庶政之畢舉矣。

葡萄牙山城記

自來大事小，小事大，乃爲國不易之理，而未容或昧者也。故子輿氏之言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由今觀之，昧此義者，其爲葡萄牙乎？葡萄牙界居歐羅巴洲之西，偏東鄰西班牙，西臨大西洋，幅員甚狹，蓋極小之國，與瑞士能比利時等耳。由西班牙至其境約二千里。其都城名里斯波亞，踞山爲治，人民聚居，室廬繁盛，街衢塵市，高下崎嶇，其峻峭之處，去平地幾數百丈，俯臨洋面，形勢極佳。國中政令及一切制作，皆追步歐洲各大國，略具規模。武備則水陸皆修，馬步咸練。入其境未嘗不歎爲國雖小而圖治之心與跡，則固顯而易

見焉！我中土人鮮至其地，而其國人入我中土，則實最早。且佔我澳門一區，歷有年所，名曰通商，無實貿易，以其國土絕少物產，故也。賴我國家天覆地載，一切優容，以爲何惜彈丸，俾安羈旅，而乃不循法度，肆志猖狂，近更貪利，庇我賭徒，作逋逃藪，爲良善蠹，噫，律以小事大之義，定爲諸大與國所不直，倘再不自改轍，何難振我鼓鑾，驅之出境？彼時欲再蒙此含容厚惠，恐亦憂憂乎其難之矣。覬彼山城，念我海澳，援筆漫記，以彰其深失事大之義，並著其無足顧忌之實云。

大西洋登山記

自履歐羅巴洲以來，凡六閱月，所至輒留，有勝必覽。中秋節後，由西班牙至葡萄牙，而歐洲之境止矣。乃渡大西洋，趨巴西國，經阿非利加境，度赤道而南，計十二晝夜，始入南阿墨利加洲界。又三晝夜，渡一島，譯曰巴希斯，爲巴西屬地。舟中人以十餘日不沾寸土，故皆掉小舢登岸，少資憩息。岸卽山趾，面臨大洋，中瀝圓砲

臺爲防禦計，沿山市肆鱗列，居民錯雜，大率皆來自葡萄牙及阿非利加者爲最多。有膚極黝黑，髮盡蒙茸，不堪入目者。據云：「其地向屬榛莽，以拘人墾闢之力，數十年來，儼成都市，且土甚肥沃，所產烟葉咖啡波羅蜜殊佳。」尤奇者，山皆壁立千百仞，綿亘數十里，宛如屏障。導游者引至一所，中設火輪機器，器旁有斗室，層臺高峻，與山巔齊，室懸機車一具，容坐十餘人，人既畢集，鳴鐘爲號，火機遂旋轉掣動，自將機車升舉，不一時及巔，車正跨戶而出，則已置身絕巘之上，俯視下方，如墜井底然。因思，倘無此濟勝之奇具，正不知當費幾多盤折，幾許疲勞，始堪登峯造極？于是又相將登四輪車，車以二馬駕之，行鐵軌上，高下崎嶇，控縱如意。將臨岡嶺，則增二馬以駕之。及下峻坂，則將四馬並皆釋去，御者手握鐵樞，縱車俯馳，勢如奔湍下注，及於甌夷而止，緣皆有鐵軌以任之也。車製之奇，亦匪夷所思矣。車行縱目所及，前爲巨浸，波濤萬派，後爲崇山，樹木蓬勃，而近車左右，則家家園圃，戶戶樓臺，異草奇花，五色鮮燦，

多有不識名者。九秋天氣，大似三春光景，歷朔海外之游，此境可稱奇絕。蓋別具幽趣，而無一毫奢華麗之象焉。游倦下山，登舟重駛，回顧所陟之處，則在白雲縹緲間，轉瞬即已不覩，爲倘恍者久之。是日也，適爲重陽之前一日，書之以副登高之盛事，並以識奇游之難得云。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十一月出版

新式標點足本談瀛錄（全一冊）

定價大洋二角

標點者 曹 鵠 雛

出版者 東方文學社

發行人 王 幼 堂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州書局
中市

新式標點

隨園隨筆

二冊二元八角

隨園瑣記

一冊四角

袁太史稿

一冊五角

隨園女弟子詩

一冊六角

子不語

二冊三元

續子不語

一冊一元一角

隨園食單

一冊三角

82
407334

